

A/PV 1088

第一〇八八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續開第十六屆會

一. 主席：大會第十六屆會的工作繼續進行，現在舉行第一〇八八次全體會議。

主席致辭

二. 主席：在尚未處理會議議程上的項目以前，我要代表大會對於秘魯同胞因天災所遭慘酷損失，向秘魯代表團同仁表示極誠摯的唁慰。

三. 同時，本人謹代表大會對於國際社會中一位卓越的成員 Dr. Fawzi Mulki 逝世這件事，向約旦哈希米德王國代表團表示極誠摯的唁慰。

四. 本人歡迎參加大會本屆會工作的所有代表，並希望我們的審議能得到有益的積極的結果。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

五. 主席：大會依照它過去所作決定(第一〇八三次會議)，今日討論安哥拉之情勢。我們現在處理這個項目，我請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主席 Mr. Carlos Salamanca 向大會提出該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

六. Mr. SALAMANCA (玻利維亞)：本人很榮幸提出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請大會加以審議。此項報告書曾經小組委員會五位委員(Mr. Enckell, 芬蘭，副主席；Mr. Kamil, 馬來亞，報告員；Mr. Ignacio-Pinto, 達荷美；Mr. Adeel, 蘇丹；本人，玻利維亞代表，主席)一致通過。

七. 小組委員會在紐約舉行過五十五次會議，在剛果(雷堡市)舉行過二十一次會議，本人又曾以主席地位代表小組委員會與里斯本葡萄牙政府代表舉行過談判。

八. 小組委員會是主席 Mr. Boland 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依大會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的。安全理事會曾在其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¹中確認大會此項決議案。決議案並請葡萄牙當局立刻停止鎮壓措施，並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一切便利，使其能迅速進行工作。理事會也表示希望能依照聯合國憲章對安哥拉問題覓致一項和平解決辦法。

九. 為達成其雙重委任起見，小組委員會認為首先須獲葡萄牙政府的合作，為的是在我們看來確屬必要的目的：訪問發生衝突的地點，希望此種訪問有助於情勢的改善。葡萄牙不讓小組委員會進入該領土，並一再申明它要以武力壓服安哥拉的叛亂。葡萄牙政府雖持此種否定態度，仍向我們提供了關於該領土的一般資料，專供小組委員會使用及關於北安哥拉事件之經過的說明。我們已經充分計及此項資料，以及小組委員會三位委員在安哥拉邊境及雷堡市直接搜集的資料，熟習該領土人士的報告，和報告書中提及的其他來源的資料。

一〇. 在此種限制之下，小組委員會曾努力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承認如果任其繼續便可能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的一個情勢，公正地查明事實真相和事件的歷史前後關係。

一一. 在結束以前，我要說明小組委員會對於秘書處職員為了我們的工作惠予有效的合作，表示感謝。

一二. Mr. GARIN (葡萄牙)：大會即將開始的討論是本組織中若干會員國以使我國分裂為最終目標的各種陰險舉動之中的另一着。這些舉動，自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以至於企圖以那些決議案作為掩飾搪塞過去的明顯侵略，都公然違反成為這個國際自由結合之基石的最最神聖的原則。從這一點來看，這次討論無疑是非法的，顯係企圖踐踏憲章。葡萄牙代表團曾在這個項目列入大會議程時說明過它的立場，現在我要特別促請注意第二條第四項及第七項，因為這項討論無疑違反其中的規定。第七項說：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

由此可見，憲章顯然規定不得討論任何會員國國內的情勢，後者得據以反對聯合國的干涉。可是雖然如此，雖有第二條第七項，仍有人堅持舉行目前的討論，同時，誠如最近對葡萄牙領土的侵略所示最終目標是使用威脅或武力侵害葡萄牙國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違反第二條第四項，該項業經在標題爲“和平綱領”的大會決議案二九〇(四)中闡明。

一三．即使瞎子也可以看到旨在討論安哥拉任何情勢的任何企圖係污辱憲章，是對本組織權威的另一打擊，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本組織的產生並非爲了干涉它的會員國國內的生活。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本組織的缺點之一，會員國必須耐心接受。勸告他人忍耐是很容易的，祇要本身不受影響，但當所謂缺點在不合法的方式之下妨害一個會員國的最神聖的權利時，我認爲關係會員國爲了維護它的重大利益有充分權利採取在它看來最屬妥善的行動。這事實上正是大國本身的態度。其中之一曾經公開說過，如果它的重大利益受到影響，它決不理會聯合國。另一國雖未那樣明說也宣稱行將照辦。在另一方面，把實際上對聯合國本身的存在及人類文明許多世紀以來那樣苦心建立的一切道德價值都是一個嚴重打擊的事情美其名爲缺點，也未免是一種奇怪的說法。如果真願改進本組織——思想清醒的若干方面極爲它擔憂，而且已有許多人稱之爲顛覆的工具——便應立刻糾正所謂缺點，使世界不再受害。但是這次討論本身豈不是便說明了有些人並無此種真正的意思，而其他的人則無能爲力？

一四．歸根結蒂，這次討論行將涉及什麼事呢？它將涉及安哥拉的一部分——相當小的一部分——之內法律及秩序的維持，安哥拉被自鄰國滲入的恐怖分子變更了該領土及其居民一向享有的和平，可是現在業已恢復安謐，雖然由於繼續滲透的危險，仍須維持警戒。今日安哥拉不復有混亂情況是極千真萬確的事，即使渴望聽到不愉快事件的國際報界，也已有很久沒有報告安哥拉有什麼特別事故了。實際上所報道的無非是若干居住安哥拉以外地點的煽動者，甚至若干外國政府的威脅說他們要使該領土再出變亂。葡萄牙代表團原希望大會明言此種在其他國家中進行而以我國國內和平爲目標的活動將受徹底的譴責，而鼓

勵、援助而支持此種活動的各國亦將受到警告，必須遵守憲章的明文及意旨。

一五．但鑒於本組織目前執行職務的方式，鑒於許久以來使它走非法途徑並放棄它的最神聖責任的浩大力量，這豈不是空的希望？所有國家均享公平待遇的基本原則現在決不能說是本組織的特徵；反之，由於雙重標準的政策，我們大體上祇看到弱者受不公平的待遇，它們並未受到橫行世界並完全黑白之惡勢力的保護。

一六．有人企圖證明安哥拉情勢——去年自外界故意製造出來而目前在該領土實際上已不存在的情勢——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我們不能了解何以會作成此一荒謬的結論，但事實上自安哥拉發生第一起事變以來將近一年，該領土未再發生過擾亂任何其他國家和平的事情。如果這一點在去年已是事實，現在受恐怖行爲影響的該區內部生活已經恢復了正常，更當然是如此。然而，使所謂安哥拉情勢繼續引人注目的企圖，並未放棄。特別使人遺憾的是，本組織對安哥拉竟然較對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更爲關切。何以像柏林、寮國、越南等等問題一類嚴重的問題未向本組織提出呢？是不是因爲恐怕有了所謂聯合國的缺點，此種問題沒有解決的希望呢？而聯合國以所謂安哥拉情勢一類人爲的花樣自娛，是不是也由於這個原因呢？

一七．當本組織面臨明顯的侵略及破壞國際和平的案件時，總是有計劃地使它不能採取行動，因而引起世界上所有正直的人士的驚愕反應。可是今日本組織卻準備討論一種實際上並不存在，而且決不威脅到國際和平的情勢，無論如何，就葡萄牙而言，決無此事。這可能是顛倒是非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但是對於此種蓄意的顛倒是非決不能視爲必須耐心接受的缺點而輕輕放過；我們必須加以反對，因爲其中佈滿着顛覆的種籽而且涉及促進國際恐怖主義。

一八．我現在論到說明這次辯論及涉及在北安哥拉一個區域中發生的恐怖行動的標題。有些人以此類不愉快事件爲藉口，並爲利用此類事件以遂行宣傳目的起見，在大會一般辯論中，以及在本屆會早先期間在第四委員會中，曾發表過最奇怪的陳述。我所說的不僅是此類陳述是故意的、誇張的、虛偽的。我的主要意思是指此類陳述的措詞。本組織看到的危言聳聽，不負責任及蓄意歪曲事實及事情的表演可說不能比這次更完全了。我國同胞被描述爲野蠻人、殺人兇犯、無恥之徒以及諸如此類的話；關於北安哥拉的事件被說

得真正好像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所有最嚴重的指控都被提出來而且毫無證據。何況說話又不承認任何限度，無論是扯謊或不問信義，都漫無止境，同時，每一次都顯然是明知故犯。這種企圖是要產生一種心理上的恐怖狀態，並以一次比一次更為強烈更趨極端的演說來樹立一種真正的言詞的獨裁，旨在抑制一切以常識和緩及實事求是態度為出發點的勸導。然而儘管如此，葡萄牙代表團仍不會懾於此種態度，不會向言詞的獨裁低頭；因此，它不會停止宣布真相。

一九．除了一些細微末節之外，已經證明實際上對葡萄牙並沒有提出多少罪狀來。其中以鎮壓的指控最為顯著。因此我將首先論及這一點。在此方面，凡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都已聽到了，我們被控犯過一切想像得到的罪行。鎮壓、滅絕人口、暴虐、縱火、謀殺等等——這些都是歸諸我們的野蠻行為而且指控的方式使世界歷史上迄今所有記載都為之相形失色。但是事實上所有這些指控完全是假的，而提出這些指控的代表團都做了明知故犯的無恥行為。

二〇．真正發生的是什麼事呢？在鄰近邊界的北安哥拉一個有限的區域內相隔許多哩的若干地點，來自外界的一羣恐怖分子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同時襲擊城鎮、村莊、農場、私人財產、交通工具及公共工程。襲擊是突然的，計劃周到的，而且極為猛烈。生命財貨，無一倖免。恐怖分子的殘暴既無限度亦無差別；黑、白、混血居民，包括懷抱中的嬰兒在內，無不同受其害。他們被屠殺、燒死、碎屍、受最殘酷的拷問。根據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世界報”(Le Monde)所載一個恐怖分子領袖在接見記者的訪問時公開承認，屬於不同種族的好幾十人民被活活地鋸斷。“迦納時報”(Ghanaian Times)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也承認確曾有過“恐怖的暴行”。我再說一遍；不論年齡、性別或種族，無一倖免。黑、白、混血人民都遭受同樣的命運。

二一．在三、四個星期之內，祇有最野蠻的弱肉強食的法則。恐怖分子毫無目的的焚燒、搶劫、毀壞；他們為所欲為。他們任意謀殺掠奪，除開有些人為了要逃命而徒然反抗之外，毫無任何障礙。不同種族的人士，凡是能夠做到的，都逃走另求安全，成千的人民逃向北部、南部及東部。可以說在頭上三、四個星期之內，受害的區域變成無人之地，一堆冒煙的廢墟，完全受恐怖分子的控制，他們可以繼續絕對自由地遂行蠻橫的工作。在那三、四個星期之內，屬於不同種族的無辜人士共五千人左右被恐怖分子屠殺了。

二二．這些都是事實。這是頭三十天之內的情勢。但那時在安全理事會裏裏外外已有人感情激動地高聲叫喊控告葡萄牙鎮壓。實際上，我們可以問：鎮壓誰？誰在鎮壓？用什麼手段？

二三．安哥拉是一個面積佔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為防衛這個廣大的區域，當局總共有軍事及警察部隊八千人。我再說一遍，八千人。葡萄牙所採和平及種族調和的傳統政策係基於尊重全體人民權利及保障個人權利的原則，在這項政策之下，我們從不需要，現在也不需要，使用軍事或警察部隊。在三月間發生事件以前，敵方的宣傳指控我們以武力鎮壓全體人民，而且有人在聯合國中說我們在安哥拉有軍隊六萬人，好像那是一項無爭論餘地的事實似的。如果那是事實，那也是我們權利以內的事，鑒於該領土擁有的面積原非過分。但那不是事實，因為警察及軍事部隊的總數是八千人，出自不同種族，所有的人在各單位中混雜組合，非洲人約六千人，歐洲人約二千人。

二四．這些人而且祇有這些人是可以使用的部隊，後來看清楚了恐怖分子在沿途毀壞一切之後想進抵羅安達，那些部隊之中的若干人還得集中城市周圍防衛。因此恐怖主義橫行的整個北部迄至邊界為止祇得讓它沒有人保護，沒有一個兵士或警察。那就是我們被指控的施行強烈鎮壓的方式。在一個連行政當局亦不得不放棄的區域中沒有武器、沒有兵士、沒有警察、沒有任何武力——這就是控告我們的人所謂我們強暴、鎮壓及滅絕人口的方式。有人毫不猶豫，甚至引用數字，而且有一個報紙竟指控我們殺死了五十萬人，此數實際上超過了該區域的全部人口。

二五．一個人面臨此種指控實在覺得啞口無言，要不是容許提出此指控本身便是一個悲劇，他還可能認為這祇是一個不正當的玩笑。但是我們可以問：鎮壓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果採取主動以武力抑制人民，以軍事行動或警察行動對付成羣的個人，那麼似乎毫無疑問確有鎮壓情事。然而我們這方面並未有過任何此種行為。第一，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政策，其次，即使我們希望這樣做，我們也沒有工具。唯一受害者是葡萄牙人，屬於不同種族的葡萄牙人民。毫無防禦或保障，遭受所有攻擊所有拷問的，無非就是這些人民。被人謀害、屠殺、逐出自己的房屋及農場，一切房舍被化為灰燼的，是我們的人民。所有這些都是在我們的當局無能為力，沒有任何武力抵制侵入領土的恐怖匪

幫的時候發生的。因此之故，我們以最激昂最深的憤慨駁斥這些對於我們的指控。

二六．這個第一階段之後是另一階段。我們集合了若干軍事及警察部隊，指派他們的第一項任務祇是保護小鎮市、村莊和財產。這些部隊人數甚少，裝備不足，訓練不夠。他們分別駐在派往的地點，彼此之間完全隔絕，從未採取過任何主動，也不可能採取任何主動，即使他們有此意思。但是恐怖分子繼續攻擊這些部隊，後者自然實行合法的自衛。他們當然使恐怖分子蒙受死傷。但是，所謂葡萄牙人的野蠻鎮壓發生在何處呢？倘若恐怖分子不來攻擊，倘若他們之間沒有人發動攻擊，便不會有人被殺死。雖然如此，被控採取鎮壓行動的卻是我們；被控使用暴力的也是我們；被控從事屠殺的也是我們。反之，那些人道主義者和滿口仁義道德的批評家對於恐怖分子所犯暴行，對於他們蓄意的殘害人羣政策，對於他們的滅絕所有種族及所有年齡的人民的工作，從未譴責一詞，甚至從未責備。而更嚴重的是，恐怖分子——絕大多數是外國人——被宣稱為其實並不存在的真正國家主義的一個表現，而且安全理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案，²請葡萄牙政府立刻停止所有“鎮壓措施”。我們既然從未採任何此種措施。那末所要求於我們的無非是我們不應維護全體人民；我們不應對攻擊加以還擊；我們應該聽任被人消滅，凡是認真辦事的及負責的政府，都決不會採取此種態度。安全理事會也知道此點，它通過那項決議案並沒有預料它會付諸實施。此所以我們得指出——而且我很抱歉須說明這一點——安全理事會讓它自己通過了一項不容懷疑贊成恐怖分子的決議案。此所以我們可以說安全理事會行事祇是爲了宣傳，祇是爲了各國的特殊政治目標。可是理事會更進一步——它認為葡萄牙部隊的合法自衛可能構成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實際上，我不相信能夠採取比這更蔑視現實的立場了。自那時以後所發生的事足可說明我們從未威脅到任何人的和平及安全，更不要說世界的和平及安全了。但是我國政府和全國不能不感覺到他們對於聯合國的客觀性及正義感的信心及尊重已深受動搖，那種感覺由於最近的事件而更甚。

二七．在軍隊增援之後，尤其是有了當地人民的積極合作，恐怖局面實際上已告克服。法律及秩序已經恢復；和平及工作亦得到了保證。軍事行動本身業已結束。但是相當時間之內不能說不至於發生零星鎗

擊或陰險埋伏的情事。惟此種情形並不改變該區域的一般正常狀態，亦不影響它的和平進展。

二八．現在，喪失生命的結果是怎樣的呢？我們用不着說任何話。大會當然更相信恐怖分子首領本身提供的資料。這個人曾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在雷堡市發表一項關於此事的公報。在這項文件內，他說葡萄牙部隊死亡三千人以上，飛機被擊落八架，因施行恐怖手段的結果，受影響的區域中貨物與財產的損失達二億厄司古多。此項公報中並說恐怖匪幫有一，二二五人死亡。我再說一遍，根據他們的首領所說，恐怖匪幫有一，二二五人死亡。然則我們被指控的數十萬死亡之數何在呢？我可以斷言，大會必可同意，我所引證的公報充分答覆了我們的指控，把它們完全粉碎了。

二九．仍與我提及的事件有關，並鑒於在這項辯論的過程中所作指控，我要提到其他三個問題：恐怖分子絕大多數屬於外國國籍、難民問題及我們對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的態度。

三〇．我們曾經一再說過，差不多所有恐怖匪幫均係來自外界。確實是這樣的，沒有人認真否認過我們的陳述。應該注意的是，受恐怖手段之影響的面積不超過安哥拉整個領土的百分之八左右，而且是在北部邊區。這項事實可使誠實的人對於恐怖主義的真正來源及性質有所省悟。我不擬詳述，但是可以說，恐怖分子分爲兩大類：外國人，和出生於安哥拉而曾在外國領土居住了許多年的那些人。關於此點，不久以前在大會曾有過一項有用的自白。讓我們回憶剛果（雷堡市）代表祇是在兩個月以前說過的話：“葡萄牙人說那些在安哥拉戰鬥的人是外國人。但誰是非洲的外國人——葡萄牙人還是剛果人”〔第一〇三五次會議，第二〇九段。〕*這就是說，那位代表承認恐怖分子屬於外國國籍，但在另一方面，他不把國籍當作一個法律的及政治的概念，而把當作一個種族問題。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不能同意此種純粹種族主義的態度。但是我們可以承認，實際上曾有安哥拉人參加爲恐怖分子。有些人這樣做是出於自願的，雖然他們的目的何在，及何以他們這樣做，難以了解。但多數係受威嚇。所使用的技巧，簡單而有效。一羣恐怖分子包圍一個土著的村莊，把強壯的人集合在一個中央地點，在謀殺了一打左右的人以後，強迫其餘的人加入匪幫，以免遭受同樣命運。那樣，許多人被迫參加。而有些人

² 同上。

* 引自傳譯的臨時英文譯文。

說是愛國人士，和反葡萄牙的安哥拉國家主義者的發言人者，正是這些以恐怖手段招來的這些人士，和我說到的其他人士。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受影響的區域中參加為恐怖分子。根據最接近的估計，約佔有關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該區人口總計四十五萬，參加為恐怖分子者為數可能是北安哥拉居民三千人至四千人。此數在全部人口四百五十萬人中具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是，毫無意義可言。即使這樣，若干方面為了宣傳作用仍堅持此一事實具有意義，而且是把安哥拉全部領土包括在內。

三一．關於來自安哥拉的失所人士問題，說過許多話並捏造過許多事實。我不擬在此討論此點，因為業經在大會決議案一六七一(十六)中加以處理。雖然如此，我要強調它的若干基本方面。第一，大多數是在頭幾天或頭幾個星期遷出的，因此，遠在任何葡萄牙軍隊或警察部隊到達以前。由此可見，他們的逃走，並非由於恐懼這些軍隊或部隊，而是由於恐怖分子的暴亂。第二，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難民在葡萄牙領土以內向南遷移，也可見他們的整個考慮是要逃避恐怖分子的暴亂而尋求安全地點。第三，那些越過外國領土的人有百分之七十是婦孺，而在其餘部分之中很少強壯的人。最後，好幾萬人民業已返回家鄉，他們知道和平及秩序已經恢復，而且他們受到安全部隊的保護。在許多區域中，差不多所有失所人士均已返回，這說明了安全部隊絕未受到猜疑，而被認為保護者，因為他們的確是保護者。

三二．這些都是事實。我祇要補充一點，我國政府願意接納所有仍在外國領土而願回返的那些人。我國政府願給予他們一切援助，已為此採取過特別措施，並宣佈它亟願為達此目的與剛果(雷堡市)政府合作。惟我國政府亦願在此申明，有些人仍然企圖在外國領土內把一項人的問題變成政治問題，企圖勸使難民不要回籍，訛傳報復，提出威脅，並向外界誇大來自安哥拉的失所人士的數目；對於所有那些人的此種活動，我們要提出抗議並加以譴責。我們知道誰是此種活動的指使者，用不着驚奇。即使這樣，我們對於企圖在已犯的罪惡上面加上更多罪惡那種情形，深感遺憾。

三三．最後，而且是仍在問題的同一範疇之內，我要提到我們曾經聽到的、而且大概還會聽到的一項指控，說我們不與經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後來並經安全理事會確認的小組委員會合作。有人已自此項指控作成若干結論，主要的一項結論是，我們

未曾履行聯合國決議案，亦未尊重憲章，實則應該強調的倒是小組委員會本身的指派，及規定設置小組委員會的那項決議案的通過，纔是違反憲章的，是違反大會的慣例的。此種技術實際上現已廣被使用：憲章的各項原則被公然違反，然後在那種違反的後面設立了同樣非法的其他原則，不遵守此類原則者並不因此須受不尊重本組織基本法律的指控。

三四．我祇是要確切說明，實際上我們曾給與小組委員會以一切可能的合作。我們曾邀請小組委員會主席前往里斯本，由秘書處一位代表隨行，而且我們曾向他提供關於安哥拉及關於我曾提及的有限制的區域內所發生事故的最豐富、最完備的資料。此項資料涉及政治、行政、經濟、社會、教育發展及其他方面。我們並曾提供具體材料、統計數字及各式各樣文件。我們亦曾提供完備的資料，說明恐怖分子的行動、此種行動的性質、其所涉及的有限範圍、其所獲援助及其他有關因素。我們未曾曲解現實，亦未掩飾任何事。但是我們從無過分的幻想。凡是在大會一部分看來有利於葡萄牙的事實，即使確有證明，即被拒絕接受，然而對於接受未經證明的任何指控，則絲毫不感覺困難，即使那些指控不過是純粹的毀謗。此種態度完全反映在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並且說明了該報告書的內容。

三五．關於報告書本身，凡是約略地看過的人必然對於它的完全兜圈子的形式得到深刻的印象。第一編說明小組委員會應說的話，第四編所說正是在第一編中期望於小組委員會的話。末尾載在開頭，按照小說傑作的正統規則。小組委員會極了解第一編中詳述的決議案的線索，然後大做文章，作成預定的結論。決議案中說明應把安哥拉作為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小組委員會已規規矩矩照辦了。決議案未譴責恐怖手段；小組委員會亦然。決議案是聯合國干涉安哥拉內部生活的一種企圖；小組委員會亦作此建議。總而言之，小組委員會所作的工作正是贊成規定指派該小組委員會之決議案的那些人所期望。小組委員會順從決議案行事，可說成績優異。

三六．但是，怎樣做到這個地步呢？祇是方法問題而已。祇須對於出自葡萄牙方面的每一項陳述立刻用旨在駁斥或至少是沖淡其作用的某種陳述對付，那種陳述不管是出自不負責的來源的未經證明的指控，引起在安哥拉的犯罪活動的那些人士的控訴，或甚至祇是傳聞。每一項反葡資料的來源，不論如何不足取，都給予最高的證明的價值，而且，使人真正詫異的是，

甚至被當作充分的證明，據以作成結論來對付葡萄牙官方立場，即一個負責會員國政府的立場。由此可見有人企圖產生一種印象，即出自葡萄牙來源的每一項陳述都是可駁斥的，然而同時又從未對所提出作為反駁理由之證明究有什麼價值加以評估。每週引證一項葡萄牙的陳述時，小組委員會總是趕緊說無法查明是否真實，或引證相反的若干指控。但在引證反葡萄牙的指控時，則就不那樣講究四平八穩了。所有反葡萄牙的指控均被認為絕對的真理，即使其來源的可靠性不過是“據說”或“小組委員會聽說”。為達成預定的結論，顯然需要此種特殊的方法。合乎邏輯的方法決不能使小組委員會這樣的結束其報告書以便證實業已通過的決議案。而為了實行想分化葡萄牙的特別而且非法目的所擬訂的惡毒計劃這種證實當然是必需的。

三七．由此可見，聯合國安哥拉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在方法上及結論中都反映本組織非法討論此事自始所有的特徵。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書並未譴責侵略者發動殘酷地屠殺無辜的及無防禦的平民，不分膚色、種族、性別或年齡，而這是恐怖分子首領本身所承認的。在另一方面，報告書幾乎完全以據說小組委員會所接獲的傳聞流言及控訴為根據，這說明了它對於虛構的、不可靠的及匿名的情報來源如何重視，而對於美國退伍軍官 Brigadier General Frank Howley 那樣受過訓練的公正觀察者的證詞則絕未提及，那位軍官在本年內曾在安哥拉居住了六個月，想必已把他曾在訪問及文章中公開說過的話告訴過小組委員會。他的公開陳述，和許多其他可靠觀察者的公開陳述，與小組委員會的結論是完全衝突的。

三八．報告書依循同一方法，忽略了安哥拉恐怖局面幕後有外國人操縱一事實，雖然它承認所謂安哥拉團體在葡萄牙行省以外“公開進行”，並認為在剛果（雷堡市）所獲資料是“直接得來的”。如果小組委員會曾自鄰國獲得那樣多的“直接得來的”資料，那麼即使依照它本身的邏輯說，它便應該承認那裏所發生的事情與它在安哥拉見到的事情具有密切關聯。這個關聯是極為真實的，即使恐怖分子首領本人亦曾公開承認，尤其是他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紐約的無線電答問中，曾說其所屬組織曾在剛果獲得若干武器，並曾接受若干非洲國家的援助。對於此類事件小組委員會完全保持緘默。小組委員會顯然從未聽到過或讀到過世界報界常常登載的誇大的宣言內中都說對於在安哥拉推動非法行為感興趣的外國方面，包括政府在

內，曾向恐怖分子提供或允許多少物資。小組委員會唯一有把握的只有一點，而且那又竭盡其歪曲真相的能事：即受外國鼓動及外國支援的非法行動之害的葡萄牙擾亂了世界和平。

副主席 *Mr. Ortiz Martin* (哥斯大黎加) 代行主席職務。

三九．最後，報告書中說，安哥拉的情勢每下愈況。不知道根據什麼作成這種高明的結論。我業已說過，國際報界已久未報道過安哥拉有任何新發展。反之，未經小組委員會利用的葡萄牙及外國兩方面的可靠來源均報告情況大體上是正常的，而且當地居民逐漸返回他們因恐懼恐怖手段被迫離去的家鄉及職業。

四〇．此刻我不願更詳細討論小組委員會報告書。鑒於報告書中自始至終所挑選的方法及事實的錯誤，它需要很長的答覆遠較我在此所能說到的為長，否則必使聽眾厭倦。因此，我將以書面提出本代表團的意見，提送主席，請他分發各代表團。³

四一．在結束問題的此一方面以前，有一極為重要之點，我不能輕易放過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先辯論的過程中任何代表團均未提及此點，正因如此，那似乎是很重要的。我所想到的是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經費及物資方面給予恐怖匪幫的大規模的外界援助。這項國際援助確係有案可稽，即使不是如此的話，祇須提一提若干政府官方代表所作公開陳述，便可消除此方面的任何疑竇。自政治觀點而言，驚人的及大規模的鉅額援助顯係聯合國中的若干代表團所提供。時間的配合幾乎到了理想的地步——我說“幾乎到了理想的地步”，因為安全理事會第一次會議是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恐怖局勢爆發的幾小時以前結束的。也許其中發生了什麼差錯。接着，在理事會及大會的交替的會議之間，宣傳日益加強，而對葡萄牙的指控也一天天增加，為的是使代表們得到深刻的印象，而影響他們的投票態度。同時，蘇聯、迦納、塞內加爾、幾內亞、賴比瑞亞及其他國家公開地正式宣佈，它們將給予恐怖匪幫以應付此事所需政治上、物質上、經濟上及軍事上的一切援助。所有這些均曾說過，並曾重複說起，好像提供此種援助是合法的，好像在此種基礎上可以建立國際社會及國際法律似的。

四二．在過去若干次辯論的過程中，若干代表提到安哥拉時，好像把它當作一個未開發的森林，或非

³ 後來作為文件 A/5082 分發。

洲最落後的領土。在此方面，用誇張、故意略而不提、尤其是最無恥的扯謊等方式，竭盡其曲解事實的能事，把安哥拉說得好像它沒有一個學校、醫院或工業——好像四百多萬人民在最原始的、最可憐的狀況中生活。凡是通常可以想像得到之處都被利用了。

四三．在本組織中述及的安哥拉，與現實絕無絲毫相同之處。我不願使大會疲倦，但在此處既已發表了無數的不正確的話，我不得不強調若干具體事實。

四四．有人暗示在安哥拉沒有教育。下開數字可以說明：小學一七,二五〇所；“國立中學”九所及中等學校四十六所；商業學校十三所；工業學校六所；技術學校一六七所；師資訓練學校三所；此外並有工業、商業、地形學及農業研究所。註冊的學生數目超過六十萬人。所有這些數字是盡人皆知的，載見官方統計數字。大學教育不久即可實現，因為葡萄牙政府現正積極考慮在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兩地設置大學。

四五．有人說，衛生事務幾乎是不存在的。我必須說明，安哥拉第一所醫院的設立早在一六三〇年，而衛生事務的技術幹部首先是在一八三五年設置的，那是在大多數非洲領土尚無任何衛生事務以前。嗣後這些幹部逐漸擴大改進。在安哥拉，今日共有大百科醫院七十七所，產科醫院三十二所，大癲瘋院五所。除此以外，還有附屬醫院或區域醫院一千所，而醫療及專門人員則超過三千人。

Mr. Slim (突尼西亞) 回任主席。

四六．有人說，沒有工業。我不擬提供完全的名單，但願指出，下開工業已在安哥拉設置，而且是全部開工的：煉糖；纖維素工業；塑膠、染料及電氣品；魚肉冷藏；大鋁廠一所；植物油製造。製造車胎、腳踏車及冰箱的工廠不久即將開工，其他工業的設置亦在積極考慮之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現有三所煉油廠，其中的兩所設在葡萄牙領土內，一所在安哥拉，另一所在莫桑比克。同時，農業大有進展，從事農業的農民共有五十萬人。

四七．我可以更說下去。但祇是概括地說明如下便够了：安哥拉據有西非設備最好的若干港口，若干最好的鐵路，廣大的航空站網，民用建築在整個非洲佔有最高的百分比之一；而安哥拉每一居民的電力工業較非洲其他領土為高，除開南非聯邦、肯亞、羅德西亞及烏干達。安哥拉據有全非洲若干最大的堰堤及水力發電工程，業已運用，而且處於進步的建築階段。

四八．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教育、衛生、經濟及工業發展方面，而且就一般而言，在所有方面，安哥拉可與任何其他非洲領土相比而無愧色，而且多數不如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需要很大的膽量，尤其是，必須竭盡歪曲事實及曲解真相的能事，纔能說出在此方面對我們所說的話。

四九．我現在要提到業已付諸實施的或正在執行過程之中的若干措施，這些措施足可證明我們負起責任的決心，不管我們遭遇何種困難。

五〇．非洲在技術、教育及資本方面非有外界的援助不可，此種援助大部分是以雇傭事務（決無誹謗的意思）的方式向非洲新興國家提供的。

五一．因此，我們相信：非洲受惠於我們在幾世紀以前在那裏所灌輸的國家及國族理想，一種當時非洲人民並不知道的理想；而且由於若干非洲領土與歐洲人民結合在一個政治單位之內，非洲得享利益。我們一秉過去一貫的態度，派遣人員到那裏，在本國領土之內，與非洲人並肩，繼續為同一母國服務。

五二．綜合及多種族社會的理想總是包含着尊重結合在一起的各種族團體的利益及生活方式的意義的。這正是土著人民地位法規的基本原則：但因該法賦與政治權利的對象僅限於受其保障的個人，所以不免受到指控，說我們不讓他們享有國籍，從而把葡萄牙人民分成兩類，實際上沒有互通聲氣的可能。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我們的結論是，現在時機已到，可以廢除該法，使所有葡萄牙人享受同樣的政治權利。但這並不是說，人人均須在同一成文私法之下生活。這是一項可由每一個人自由決定的事情。我們當繼續尊重風俗習慣，但每一葡萄牙人現在可逕行選定服從成文法，這樣，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法則就自動地確切做到了。

五三．同時，我們曾為人民參加地方事務行政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不久以前，我們重行建立了市政制度的正常職務，為行政機關的組織實施選舉原則。現在，我們重行組織鄉村“土酋區”，其行政官由居民按傳統的方式選出，然後再由省長任命。

五四．所有這些措施反映我們海外事務分權的傳統趨勢，此種趨勢亦反映在我們為葡萄牙公共市場開始作準備的最近其他規定上面。這不是什麼新穎的事，但有些人一味地忽略了下述事實：葡萄牙各行省在財政上及行政上享受自治，而且其中有些省經由立

法會議就與本省有關的事項制定法律，在安哥拉便有這樣一個立法會議，由議員二十九人組合而成，其中的二十一人是選舉出來的。

五五．另一重要問題是為將來移民找到土地究竟有沒有問題。我們的行政當局是不准許為投機目的佔用土地的，由於行政當局的遠見，現在土地尚有剩餘，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根據合理的計劃加以利用。然而，我們必須使將來有保障，此所以關於海外行省中土地的讓與發表的新規定包括強調尊重“土酋區”共同財產的措施在內。此項法律甚至規定凡並非在五倍於“土酋區”面居的毗鄰區域內居住的鄰人，不得對他讓與土地；再則一個“土酋區”的共有土地如欲出讓為該“土酋區”鄰居的個人財產，必須有關“酋長”為此提出請求，並獲其議員投票贊成始可。所有這些規定無疑都極明確地表示了我們的使命所在，並以保護本國發展較落後團體的責任加諸於我們，從而確保人的關係可以有社會正義。

五六．對於社會正義的此種關切常常使我們能夠糾正我們注意所及而老實承認的錯誤。若干世紀以來，就承認我們所犯錯誤的能力而言，我們遠較在海外負有責任的多數民族都公平無私——這種錯誤的嚴重程度當然遠不及過去及現在對世界千百萬人民所施而且國際組織也完全不聞不問的罪行。

五七．關於勞工制度，我們亦曾通過涉及最低工資之確定、集體工資協定及集體交涉的若干重要措施，並曾批准若干國際公約。同時，我們已在所有葡萄牙行省設置勞工檢查制度。

五八．在業經宣布的各項措施之中，其後果最重要的是：將成文私法的適用擴大，並使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受一項劃一的法律制度的約束，其程序多少甚至非我們所能預料。這些部分之中最顯著的是勞工，在這方面我們現正急速地走向完全劃一的規程。在另一方面，有一項規定統一刑法的法令，結果，我們改革了市政法庭，俾盡可能責成一位法律專家執行法官的職務；確保檢察官代表可以參加；並在每一案件中允許法庭指定的律師出庭，作為被告權利的基本因素。最後，我們還得解決因有些公民遵從成文私法有些公民按照風俗習慣彼此關係所引起的法律衝突。為解決此項問題，曾制定一項法令，適用下述規則作為基本原則：即遇有衝突當以當事人明白宣布或因行為情形本身擇定的法律為準。

五九．那些是業已採取的基本措施，是我們的傳統政策的自然演變而且構成行動的一部分，而在我們看來，為求我們的非洲行省中葡萄牙人民獲得進展此種行動非予繼續下去不可。

六〇．行動的原則如屬健全，便可公平而合乎人道地解決所發生的一切問題。在葡萄牙國內，如在任何地點一樣，也常有問題出現，但是，對於那些問題，我們總是按本國所依循的傳統原則加以解決。這些原則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便是發展並鞏固一種不分畛域的多種族社會，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都以最崇高的四海一家的理想為根據；因此我們經常致力於改善我們的制度，俾達成我們心目中的一項偉大目標：我們國家之內的全體成員的幸福。

六一．這就是我們的理想，這就是我們企圖達成的目標。但是不幸今天有人歪曲世界的看法。我們的政策及我們的成就的各種長處被故意忽略了，而且有人特別下工夫指出我們的短處——和任何其他的人一樣，我們畢竟亦有短處——並想像出本非我們所有，但是為了政治上的方便硬要加諸於我們的缺點。對於整個葡萄牙政策所作評估及分類，都基於此項態度，拒絕承認此項政策具有任何優點，而且有計劃地把所有缺點都歸於此項政策，同時，在對它作一種毫不相干的比較以後，把它描述為絕對沒有任何價值。

六二．在我們這方面，我們曾經提出，並且繼續說明我們的立場所依據的理由和論據。多年來，我們發現批評我們的人總是避免討論我們的動機和我們的論據，而又不肯否定它們的價值，或企圖否認它們所根據的事實。但當其他的人引證這種論據，或在其他情形中提出這種論據時，則這些與我們的說法完全相似的論據卻被認為正當的。

六三．歷史性質的所有權是被認為有效的，並且受到尊重，但當葡萄牙提出時則不然。法律及司法性質的理由被認為良好的理由，但當葡萄牙提出時則不然。一國的憲法體系及內部主權是被認為神聖的，但當涉及葡萄牙時則不然。

六四．聯合國憲章及其規定被認為本身具有價值，大家必須盲從，但在指控葡萄牙時則不然。在根據事實必須作成有利於葡萄牙的結論時，則用誹謗替代事實。在另一方面，被認為絕對的及為我們的政策所承認的那些價值，在討論我國時，似乎便失去了價值。若干世紀以來，遠在任何其他國家以前，我們曾經堅決地固執地維護所有種族的平等，我們曾經拒絕

承認任何種族較任何其他種族優越，我們曾經竭力反對基於膚色的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或歧視。大家承認這也是憲章和人類的理想；但是可以想像得到這個理想由我們實現時便成爲一種罪惡，尤其是那些雖然說話相反然而實係最殘忍的最頑固的種族主義者，認爲如此。同時，所有方面都承認純種族觀念是一種純粹的幻想，所有國家多多少少是多種族及多種文化的社會構成的；此一現實雖經一致公認，但在討論葡萄牙國的情形時則成爲一種罪過。再則，領土合一的歷史上、法律上、政治上的效力是被承認的，大會本身便承認這是一項原則及一個事實——祇在兩年以前，當一個大國實行此種合一時，便獲得了承認——但當我國引用時，同一原則及事實便遭否定，雖說就我們的情形而言，在過去若干世紀以來都是被認爲正當的。我可以舉出其他例子，但我認爲我業已提及的那些例子足可證明去劣組織中對我國所持的不一貫的看法和偏見。

六五。我已經說過，除開對行政的形式及它可能犯的錯誤的若干特殊之點所提出的批評以外，葡萄牙海外政策從未受過正面攻擊，亦從無任何人在早先辯論的過程中敢於否認我們原則的正當，或把這些原則與可能使之失效的其他原則對比。我們的原則未經任何討論或駁斥就被拒絕，所以如此祇是由於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而且並沒有人對此項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是否正當及合乎邏輯加以嚴格而客觀之分析。受到極端重視的是每一領土政治方案的擬訂，而對於真正獨立所不可缺的基礎，即社會方案，合理的結構及社會的鞏固，則不予計及。若干代表團所維護的方法及程序被認爲具有絕對的價值，好像祇有那些纔是值得考慮的，所有其他的方法和程序都不相干；甚至並不查明是否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同樣有效的方法和程序。在此種情形之下，任何建設性的辯論是不可能的，同時要發動一項有來有往的討論也沒有用處因爲它迅速就成爲一面之詞；有些代表團定下條件，而佔極大多數的其他代表團則不經討論一味順從。本代表團不願列在後者之中，因此不擬參加即將進行的這種非法的無謂的不會有結果的辯論，但依議事規則保留在它認爲必要時來到這個講壇行使廓清事項或答辯可能在此對我國提出的指控之權。

六六。再有一層，本代表團在此時此地便聲明它對於在這項辯論的過程中可能引起的任何發展保留立場，並且正式申明本國政府對於可能通過的任何決議案也提出最堅決的保留；因爲，由於業已說明的理由，

本國政府認爲這項辯論是非法的，出於惡意的，對於安哥拉和聯合國本身祇有害處。

六七。Mr. DE MELO FRANCO (巴西)：巴西代表團在說明它對於大會關於安哥拉情勢問題的辯論所採態度時，充分了解它對此事負有特殊責任。

六八。我們的意見決定於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淵源於我們過去的若干世紀和葡萄牙聯繫的歷史。巴西歷史發展的許多因素中都保留着葡萄牙的文化。

六九。第二個因素是巴西的反殖民主義，這是我們因種族、地理、經濟利益的聯繫而形成的一個顯著的國家特徵，而且是當局及本國一般人民都堅決持有一項誠摯信念，即反殖民主義和裁軍是現代國際生活的兩大基本問題，人類的進展及和平端賴這兩項問題的解決。

七〇。因此，巴西宣布它對葡萄牙的堅定不移的友好關係，那是我們過去歷史的果碩。但它亦明白確認從十七世紀一位偉大的葡萄牙作家 Jesuit Father Antonio Vieira 稱爲“將來的歷史”引伸而來的反殖民主義態度。

七一。此項辯論的項目淵源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該案係非亞四十國代表團於一九六一年三月提請將標題爲“安哥拉之情勢”⁴一項目列入大會議程所產生的結果。

七二。巴西政府曾經詳細研究依照我們剛纔提到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書(A/4978)。這項報告書雖因不能實地獲得資料受到限制，在本國政府看來仍係一項有用的文件。關於此點，巴西政府對於葡萄牙政府不准許小組委員會視察安哥拉，深感遺憾；小組委員會原可在安哥拉直接搜集資料，而且它的駐在便有助於緊張局勢的緩和。再則，如果葡萄牙採取積極的態度(我們現在仍然希望它如此)，便可證明它願參加聯合國爲尋求和平的及積極的解決辦法的所作努力。

七三。巴西代表團分析該報告書後得以察悉下述似屬極關重要的幾點。

七四。安哥拉情勢有若干嚴重的方面，而且嚴重的程度每天加深。特別是武裝衝突的繼續使雙方之間的了解日益困難。

⁴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第二卷，議程項目九十二，文件 A/4712 and Add.1。

七五．軍事解決的企圖，除違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及決定外，至今尚未能而且當然也決不能解決安哥拉問題。

七六．誠如安全理事會在其決議案⁵中所承認，安哥拉的事件構成國際摩擦的實際的及可能的原因，無論在非洲或世界其他部分均係如此，而且足可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維持。

七七．同時，在本代表團看來，現在仍可覓致一項和平的解決辦法，而要使葡萄牙出現於該國所作積極貢獻不致全遭毀滅，並保持葡萄牙與安哥拉之間有利關係（如同前母國與其最近解放的海外領土之間的關係一樣），那是唯一解決辦法。此種解決辦法當然是爲了葡萄牙與安哥拉最高利益。

七八．爲達此目的，如果葡萄牙承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必大有助於立刻停止衝突及流血，以及準備爲該領土走向自治的和平演進所需影響深遠的立法及行政改革。

七九．由於巴西與葡萄牙之間的密切聯繫，我們更有理由渴望安哥拉問題能經由和平的方式及盡可能兼顧葡萄牙及安哥拉雙方利益的方式獲得解決，同時維持葡萄牙在非洲的顯著人文因素。巴西對於此類因素不能漠不關心，因爲那也是它本身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構成它的歷史發展的背景。

八〇．巴西對於所有這些極爲關切，正因此亦負有一部分責任。巴西決不能漠不關心地聽任葡萄牙語文及文化在非洲消失，並希望經由葡萄牙人移殖於印度及中國的西方文化積極因素會受到尊重，正如我們巴西人尊重中國人、日本人、猶太人、非洲人、義大利人、德意志人、阿拉伯人和對於我們的民族發展及我們國家進展有貢獻的許多其他民族帶來的文化因素一樣。

八一．正因爲這個原因，將來時機一到，巴西一定毫不猶豫爲了解決安哥拉問題給與充分合作及一切可能的協助，而且亟切地等待着葡萄牙有一天會同意適用自決原則並表示願意加速顯屬必要的改革。巴西認爲理應籲請葡萄牙接受歷史的自然途徑，並本其大家公認的廣泛經驗及政治識見，找到慧心的辦法，以便把安哥拉培養憎恨與怨憤的禍源一變而爲創造理想與情感的中心。巴西促請葡萄牙領導安哥拉從事自

由的運動，並使它成爲像巴西一樣對葡萄牙友好的獨立國家，因爲在歷史的這個時代，祇有在自由自主的民族之間纔能建立及興起有利於人類的國際共存。關於此點，葡萄牙——巴西社會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八二．我們的公正客觀態度最近在印度境內的葡屬領土受侵略的時間表示了出來。在那個時間，巴西信守聯合國憲章，對於對所有方面均屬神聖的和平原則及遵守法律原則遭受破壞提出了鄭重的抗議。安全理事會由於憲章規定之中的一個重大缺陷對於哥阿事件無能爲力，我們至今仍認爲此種情形是極爲嚴重極爲危險的。但是，由於同樣的理由，巴西也贊成適用憲章第十一章，對於該章，葡萄牙曾宣稱不適用於其前非洲殖民地。葡萄牙總理沙拉查先生本人曾在他的最近一篇演說中承認巴西的立場是正當的，我引證下面一段，譯自英文案文，如下：

“反殖民主義是巴西政策的一個永久特徵，但不承認以武力合併領土是另一特徵。”

八三．依循同樣原則，自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提具報告起至大會屆會恢復工作時爲止，巴西政府曾努力探明衝突當事者及聯合國會員國的立場，以期尋求一項可獲廣泛接受的辦法。

八四．爲此，它曾經認爲應審議一項決議草案，在前文中，大會可首先提及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然後宣稱一國之主權不因大會依憲章所設調查事實委員會之出現而受影響。在決議案正文中，大會可促請葡萄牙給予小組委員會履行工作所需一切便利，並希望葡萄牙會從其他歐洲國家在非洲業已採取的可行的和平解決辦法所樹立的許多有價值的榜樣得益，在安哥拉採取增進自決權之行使的措施。

八五．雖然如此，事實迅速顯示這些建議不能獲得彼此反對各國的投票。有些認爲過分；其他——最無非洲國家主義的嫌疑者——則認爲還嫌不夠。因此我們放棄此項企圖，因爲用意雖然良善，此項企圖可能有害於我們本身，而無助於任何人。

八六．但是，我們仍然相信雙方的感情可能改善，並且也許會提出一種提案，其中可避免歸咎於任何人——不但無用，甚至有煽動業已高漲的情緒之害——而可能有助於停止流血及尋求安哥拉問題和平解決辦法。不管來源如何，我們願支持含有此種意思的提案。堅定與和緩是聯合國爲解決安哥拉問題配合進行的困難工作必須依循的途徑：目的堅定，程序和緩。

⁵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八七. 那就是巴西的態度,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 它必須維持巴西人民對葡萄牙人民確切不移的友好關係, 但同時也不能拋棄它在反殖民主義的概括範疇內充分支持安哥拉向自決之進展的神聖責任。因此巴西將依循其作為一個自主的、和平的、希望世界所有民族都能獲得和平進展的國家所具有的傳統。

八八. 巴西支持安哥拉自決原則, 仍然忠實地保持它前殖民地的歷史及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所具有

的理想, 也是遵從它在簽訂聯合國憲章及投票贊成聯合國關於消除全世界殖民主義的決議案時所作的諾言。

八九. 主席: 我要籲請所有代表團為參加辯論及表明本國政府對於此項問題的意見儘速作準備。

九〇. 在延會以前, 我要促請大會注意保加利亞及波蘭所提一項決議草案(A/L.383)。

午後五時零五分散會

A/PV 1089

第一〇八九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 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 主席: 在未請已列於名單上的各代表發言之先, 我謹向所有代表團重申本人昨日的請求(第一〇八八次會議, 第八十九段), 希望凡欲發言的代表儘速報名, 俾大會工作可保不致中斷。

二. Mr. DIOP (塞內加爾): 但丁“神曲”裏說地獄進口處寫着下面這句兇險的話: “你們進到這裏來的人, 都把希望放棄罷。”這句可怕的警告, 大可照樣轉錄於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監獄和集中營大門上面。該地到處都是野蠻的悲劇——殘忍、迅速毒辣, 從不饒人。這類情事, 不勝枚舉, 下面祇其中一例。

三. 有一天, 卡賓達省若干居民具名上書葡萄牙地方, 當局請求給予內部自治權, 俾可以民主方法自理本地事務。答覆來得很快。一天晚上, 所有曾簽名請願書上的人都被喚醒, 衣服不及穿上, 就被赤身收進牢獄。第二天, 他們的家人天真的跑到監獄門前去送衣服, 有人帶着譏諷的口氣告訴他們說: “他們用不着衣服了”。果然他們不再需要衣服了, 因為這些不幸的人們, 已被捆在布袋裏, 用飛機載到海上投擲水裏去。過了數天, 他們被捆扎着的屍首被潮水沖回岸邊。

四. 此外, 在集中營裏也有人被慘施毒刑。土著領袖除了不堪恐怖待遇, 發了瘋送往瘋人院者從沒有人從營裏出來的。

五. 這就是葡萄牙不許聯合國在安哥拉從事監察也不讓這個國際組織派視察團往該地調查的原因。

六. 葡萄牙到處兇猛地進行這種同樣的殖民者的後衛戰, 想使它已到日暮途窮無可挽回的殖民政權, 還可以僥倖苟延殘喘。

七. 可是, 葡萄牙的這種倔強頑抗, 現在已開始危害到國際安全。試觀發生於印度的近事: 法國和合王國在該處的利益百倍於葡萄牙, 然而它們都為了印度半島的獨立, 可是葡萄牙卻態度固執, 對妥協和磋商一類的好意表示俱充耳不聞, 最後逼得度忍無可忍, 遂出於一時憤激, 在哥阿使用暴力。們如果記得印度對甘地聖哲雄的不用暴力原則備推崇, 乃至視為國家信條, 則上述一事, 意義的重要, 可想見。

該國所循政策是鴆鳥政策, 即應採取措施對付葡萄牙的一具屍首。它還想設法叫它復活。

九. 足見現在必須向葡萄牙實施一切制裁法——先實行經濟制裁, 繼以外交制裁, 必要時還得根據憲章第六條的規定, 施以由本組織除名制裁。對葡萄牙尚有若干勸導影響的大國也應向該國告, 叫它知道這種殖民主義者的後衛戰勢必徒勞無